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二辑】**

沈信卿先生文集

沈恩孚 著 薛冰 整理

凤凰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二辑】**

沈信卿先生文集

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

沈恩孚 著
薛冰 整理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沈信卿先生文集 / 沈恩孚著；薛冰整理。-- 南京：
凤凰出版社，2015.5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2辑）

ISBN 978-7-5506-2123-7

I. ①沈… II. ①沈… ②薛… III. ①沈恩孚（
1864～1944）一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3428号

书名	沈信卿先生文集
著者	沈恩孚 著 薛冰 整理
责任编辑	韩凤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s.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扬州市江阳工业园蜀岗西路9号, 邮编: 225008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9.25
字 数	500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2123-7
定 价	75.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514-85868858)

存史鑑今

袁行霈題



袁行霈先生題辭

音实难知，知实难通，通其
知音，千载其一乎！レハニ心因佳也。
知音之一今读新编稀见史科
判，其有治学知音之盛大。

傅璇琮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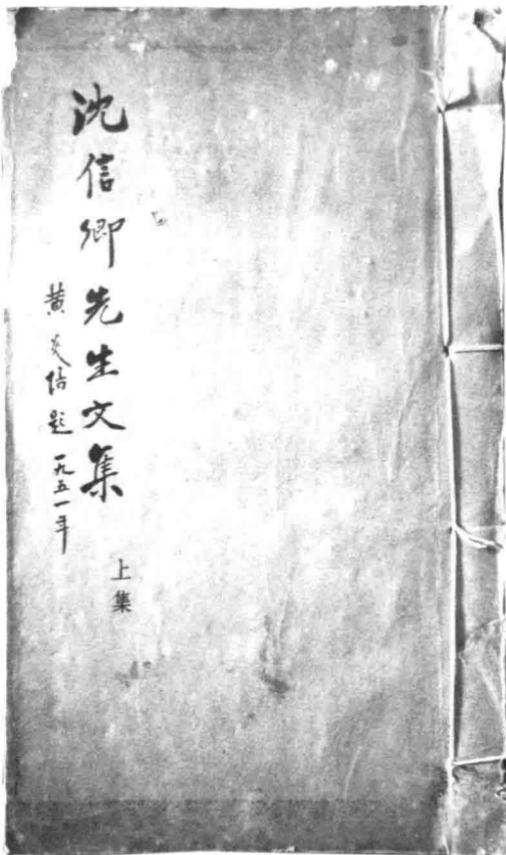
二〇一二年

傅璇琮先生题辞

殚精竭慮旁搜遠绍
重新打造中華文史資
料庫

王水照
二〇一三年一月

王水照先生題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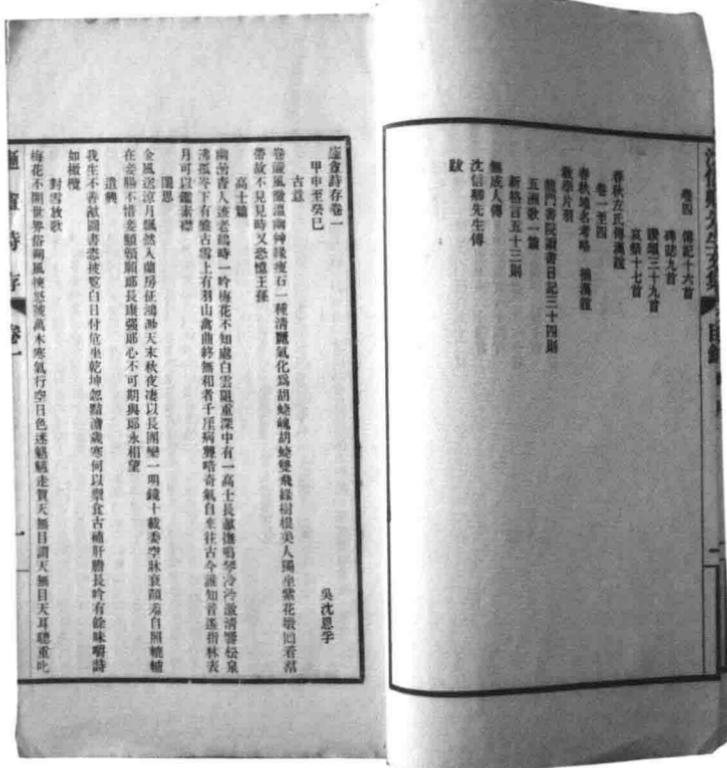
书影一

序

吳縣沈信卿先生詩文集序

嗚呼學術之盛衰豈非視天心氣運爲轉移哉君子知天心之不可測不得不與天爭而卒不能勝天者此理之當然實數之無可如何者也當前清光緒之季拳禍擾攘以後當事者頗思勸精圖治振興教育培養人才吾蘇爰設教育總會於上海林蔭路請信卿先生主辦其事惟時余監督南洋大學任會長者四年月必會晤四五六次各邑教育分會總會實賴其成當是時人才鱗萃楊君翼之雷君繼興蔡君松如史君量才相與奔走其間某邑之教育良某邑之教育未善某邑之人才盛某邑之人才未興皆得匡之道之從而振德之學校事業蒸蒸上達可謂極一時之盛已余因頌佩先生嘗欲延先生兼任南洋大學庶務長先生曰僉職恐心力不專爰荐同鄉夏蕉飲先生以自代天運杌隕世變元黃教育總會取消與各邑教育亦遂隔閡余與先生遂不經見四五載於友人座上相與形容消瘦驚訊之則曰曾遭傾跌耳蓋其憂傷憔悴者深矣可勝慨哉鴻英圖書館者先生所特設也月必數至焉余深冀其優游泮矣可以頤養天年乃又越數年聞先生竟歸道山矣余爲不怡者累月自先生卒後同人亦各星散無復友朋相聚之樂矧時局盪漾一經敵寇之內擣再經勝利後風俗人心如江河日下靡所底止有心人憤歎頹息藉使先生尙存於今日其感慨當復何如哉予室懸颶風雨漂搖追維往日曷禁嘵嘵之淚浪也丙戌仲冬先生壙胡君厥文哀集先生遺著曰廳廬詩存凡六卷曰羣橋軒文存凡四卷曰春秋左氏傳漢誦凡四卷曰教學片羽一卷此外尚有自撰無成人傳年譜行

书影二



书影三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

中华文明今天面对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 1840—1949 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广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

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裒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勉励,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前　言

《沈信卿先生文集》十六卷，沈恩孚著。全书铅字排印，仿雕版样式，以宣纸印刷，线装三册。

沈恩孚（1864—1944），字信卿、心磬，号摹梧、趣庵，晚号若婴，室名趣学庐；江苏吴县人，初寄居嘉定，后定居上海。他早年肄业于上海龙门书院，师从刘熙载等名师，光绪二十年中举人；曾参与公车上书，后被委任宝山县学堂教习，门下弟子即多成材；清廷废科举后，与友人倡议改龙门书院为师范学堂，得当局支持，去日本考察教育，归任龙门师范学堂监督；后应张謇之邀担任图书公司编辑事，同时创办江苏学务总会并任评议员，推行普及教育，研究地方自治，被选为上海城自治公所议事会议长，发起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并被推为主席。

辛亥革命后，沈恩孚历任江苏民政司次长、省公署首席秘书。袁世凯称帝之际，他毅然退出政坛，率先在报纸上披露“劝进”丑闻；复投身于江苏教育，一九一六年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筹创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前身），并兼任东南大学、同济大学校董；花甲之年发起人文社，创设人文图书馆（即鸿英图书馆，后并入上海图书馆），担任馆长，搜辑近代史料，以供治学者参考。

沈恩孚一生，适当晚清、民国“亘古未有之大变局”，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其如何从一个“淹贯经史”的读书人，成长为“力持共和之议”的先行者。他贡献毕生心力于两件事，一是倡行地方自治，一是发展民众教育。其诗文中“于学于教于政见之著述者甚多”（黄炎培语），而视野开阔，思想深邃，诲人不倦，责己甚严。他早年因家人

2 沈信卿先生文集

避太平天国祸难而生长异乡，晚年复遭逢日寇侵华之劫难，虽因年老衰病困居上海，而能够坚守民族气节，不断在诗文中痛斥日寇罪行，期盼早日光复，为中国军队取得的胜绩欢欣鼓舞，置自身安危于不顾。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其子女回到上海，即着手辑印《沈信卿先生文集》。书后有其女沈有珪、有琪一九四九年元旦跋，称一九四六年一月自渝还沪，“即与有乾、有琪、有琳检点遗著”。而书前唐文治序中述，一九四六年仲冬，沈婿胡厥文已将书稿交其求序，可见收集整理工作已近完成。本书付刊，或即在其二女书跋的一九四九年初，但刊成问世则在又两年之后，因该书封面黄炎培题签，下署一九五一年。

《沈信卿先生文集》凡《趣庵诗存》六卷，收自一八八四年迄一九四四年间诗作一千三百余首，以编年分卷；《摹梧轩文存》四卷，收经说、字说、论辩、策议、叙跋、赠叙、书牍、传记、碑志、赞颂、哀祭等各种文体共二百七十余篇；晚年所辑《春秋左氏传汉谊》四卷及《春秋地名考略》，于考据前人研究成果间时出己见，显示其史学造诣；《教学片羽》一卷，收早年读书日记，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五洲歌》及风人砭世的《新格言》等；自撰《无成人传》及黄炎培《沈信卿先生传》为尾卷。其诗文中保存了大量近现代教育资料、社会史料及同时代人生平交往材料，从中更可以窥见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成为那个时代的一种缩影。

因本书仅存此一种版本，所以整理工作主要在于标点，只对明显错误之处进行了订正。全书格式，一仍其旧。需要加以说明的几点是：

其一，因著者引用前人著作，往往并非原文照引，而多有增删之处，故而对于引文一概不加引号；必要时加逗号或冒号点断，以使语意明确。

其二，是书名号的使用，因著者常使用略语，如将《汉书·地理

志》简称“汉志”。对于这种简称，如果根据前后文，能够确定是某书或某篇之名时，仍加标书名号；如不能明确是某一种书名或篇名，则不加书名号。

其三，是校改部分，因无别本可以对校，所以除明显的错别字外，只在两种情况下做了校改：一是著者引用文字中，人名、地名、时间等与原著相校明显错误之处，一是书中多次出现而不能统一者。

校改形式，是在错字之后，以〔 〕标出正字；在有缺字、漏字之处，则插入□，再以〔 〕注明应补之字；对于衍文，亦在其后〔 〕内说明某字符形。

吴县沈信卿先生诗文集序

唐文治

呜呼！学术之兴衰，岂非视天心气运为转移哉？君子知天心之不可测，不得不与天争而卒不能胜者，此理之当然，实数之无可如何者也。

当前清光绪之季，拳祸扰攘以后，当事者颇思励精图治，振兴教育，培养人才，吾苏爰设教育总会于上海林荫路，请信卿先生主办其事。惟时余监督南洋大学，任会长者四年，月必会晤四五次。各邑教育分会，总会实董其成。当是时人才鳞萃，杨君翼之、雷君继兴、蔡君松如、史君量才，相与奔走其间，某邑之教育良，某邑之教育未善，某邑之人才盛，某邑之人才未兴，皆得匡之直之，从而振德之，学校事业，蒸蒸上达，可谓极一时之盛已。余因倾佩先生，尝欲延先生兼任南洋大学庶务长。先生曰兼职恐心力不专，爰荐同乡夏蕉饮先生以自代。

天运机陧，世变元黄，教育总会取消，与各邑教育亦遂隔阂，余与先生遂不经见。越四五年，偶于友人座上相值，形容消瘦，惊讯之，则曰：“曾遭倾跌耳。”盖其忧伤憔悴者深矣，可胜慨哉。鸿英图书馆者，先生所特设也，月必数至焉。余深冀其优游泮奂，可以颐养天年。又越数年，闻先生竟归道山矣！余为不怡者累月。自先生卒后，同人亦各星散，无复友朋相聚之乐。矧时局沧桑，一经敌寇之内颶，再经胜利后风俗人心如江河日下靡所底止，有心人雷叹颓息，藉使先生尚存于今日，其感慨[慨]当复何如哉！予室翘翘，风雨漂摇，追维往日，曷